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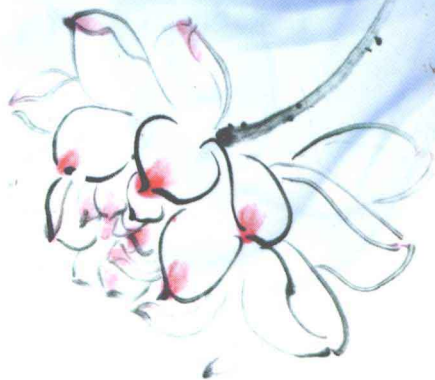
梦里云天

· DIXIAOJIE ·

风念南 著

帝霄界

我要你
在生命的每一处细节
都烙上只属于我的痕迹





帝霄界

· DIXIAOJIE · 风念南 著

只为那朵在冰雪中凝息的花儿
他破茧成龙
奔涌在云端
默然守候花开的季节

珠海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梦里云天 帝霄界 / 风念南著. — 珠海: 珠海出版社, 2010.11

ISBN 978 - 7 - 5453 - 0462 - 6

I. ①梦… II. ①风…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0) 第208235号

梦里云天 帝霄界

著 者: 风念南

责任编辑: 王 薇

装帧设计: 姚姚工作室

出版发行: 珠海出版社

出版发行: 珠海市香洲银桦路566号报业大厦3楼

电 话: 2639350 2639330 **邮政编码:** 519000

网 址: www.zhchs.net

E-mail: zhchs@zhchs.net

经 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普瑞德印刷厂

开 本: 680×960毫米 1/16

印 张: 14.75 **字数:** 200千字

版 次: 2010年12月第1版

2010年12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53-0462-6

定 价: 24.8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由承印厂负责调换

【第一章】

天龙尊侍·····001

【第二章】

花之女儿·····017

【第三章】

隆天之苑·····039

【第四章】

狐惑无度·····053

【第五章】

叶蝶翩跹·····071

【第六章】

问鼎之谋·····089

【第七章】

惊艳天下·····105

【第八章】

天龙摄政·····127

【第九章】

迷情天朝·····147

【第十章】

荼靡之花·····163

【第十一章】

宫变缭乱·····183

【第十二章】

逼宫夺位·····205

【结束章】·····225

目录

CONTENTS



第一章

天龙尊侍



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

此去经年，应是良辰美景虚设，便纵有千种风情，更与何人说？

黄昏夕照，云霞像火一样在西天燃烧着，千姿百态的普陀山静静矗立着。重重山岭，隔断了远海的风浪，也隔断了动荡与惊险。

箫声缓缓从山谷里流出来，宛如壁画上飞天扬起的罗裙，盈盈飞过，又像远海的浪潮，激昂澎湃，掀起惊人的力量，想去冲断群山的束缚。

渐渐的，箫声又变得如柔丝一般缥缈，被风送到山的尽头，留下的，只有一个清静寂寞的山谷。

在苍茫青翠的山壑间，一个白衣少年静静地坐在一棵老树上，身后的绿色仿佛有了生命一般，流动着，跳跃着，头顶是浅浅淡淡的蓝天，璀璨如锦的晚霞。少年的存在，宛如水墨画中最美的色彩，暗淡了一切风景。

尤其是少年的眼睛，清澈明亮，仿佛夺了星月的光华，波光潋滟间，又含着几分淡淡的忧伤。奇异的是这双眼竟会不断变幻：扬眉时，仿佛一团烈火，

可以燃烧一切；沉静时，又仿佛是一潭净水，可以淹没一切，让人看得心魂荡漾，不能自己。

嘴唇狭长而微微上弯，显出浅浅的红色，宛如春雨浸润的桃花，性感迷人。

少年叹息着，将手中的洞箫丢落，任由它摔进泥土。

满耳都是鸟的欢叫，圆润的、低沉的、明丽的、清脆的，如歌声般婉转的鸟鸣声，听在少年的耳里，却更添了几分心烦。

到底什么时候，才能见到怜儿？

这是少年心里唯一的牵挂。

整整八个月，云天梦一直等待在普陀山下，只为了能在怜儿苏醒的时候，第一个见到她。

可是这么久了，元元大师居住的普陀寺却没有传来任何消息，云天梦怎么能不着急呢？

拨开挡住视线的枝叶，云天梦仰头望着半山间的普陀寺，他心爱的人就在那里！

咫尺之隔，却如天涯之遥！

哎！云天梦烦闷地跳下树，还是先回庄院吧，离得越近，思念越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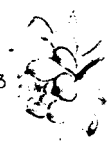
山谷里静悄悄的，不知什么时候，周围的景色突然暗了下来，迷迷蒙蒙的，花草树木仿佛也被蒙上一层黑雾，暗淡无华。

似乎有幽蓝的气体在周围流淌荡漾，卷起一阵阵阴寒的气息，侵袭着四肢百骸。

可是头上的天空依旧晴朗，没有一丝乌云，阳光也依旧灿烂，毫无遮挡地洒向大地。

好像只有眼前的这片天地，突然与外界隔绝，陷入了不可知的境界中。

云天梦皱了皱好看的眉，却没有停下脚步，无论前面发生什么，也别想让他绕路。





地面突然隆起，冒出一团团黑线，零乱环绕，逐渐凝聚成一个人影。迷蒙的影像慢慢清晰，最后变成了一个男人。

白发白袍，僵硬的面孔毫无表情，眼珠竟只是黑黑的一点，其余全是眼白，阴森而诡异。

男人向着云天梦，缓缓地张开了嘴：“冥府之地，生人回避。”他的声音木木的，涩涩的，毫无起伏。

云天梦理也不理，继续向前走，只当他是空气。

男人突然从原地消失了，又一次出现在云天梦的前面，眼光如毒蛇一般阴冷：“你没听到我的话吗？冥界之地，生人勿近，退回去！”

云天梦懒洋洋地看着他：“为了你好，离我远一些，明白吗？”

男人的眼珠突然扩大，右手骤然化作无数黑丝，仿佛千万条黑蛇一般，缠向云天梦。

对这一切，云天梦恍如未见，只丢给他一个字：“滚！”

白袍人只感觉到一股排山倒海的力量袭向他，还没来得及反应，他就被那股力量狠狠地撞出。然后他竟被嵌入一棵大树里，无论怎么挣扎，也动弹不了。

云天梦看也不看他，悠然迈步，好像树中人的悲惨遭遇和他一点关系都没有。

越向前走，林色越是昏暗，诡异的气息在身边悄悄流动，黑暗中，点点蓝光若隐若现，还夹杂着贪婪的喘息声，宛如有无数怪兽隐藏在暗处，正在等待时机，吞噬一切。

云天梦却好像感觉不到危险，宛如闲庭信步一般，神态悠闲而潇洒。

无声无息地，四个人影慢慢围上了他，静静地站在那里，青白的面孔像四具死尸，面无表情，不言不动，一种死寂腐朽的气息蔓延开去。

最前面的人，仿佛连呼吸都没有，吐吸之间尽是死尸的浑浊：“擅入冥界者，死。”

云天梦不耐烦地揉揉眉心：“怎么现在乱占地盘的人这么多，连鬼都给搬出来了。”

很突然地，他的指尖动了动，似乎感觉到什么，他侧过头去，眉心的一点突然亮了起来。于是，眼前仿佛有一层幕布被徐徐拉开，幕后的情景清晰地展现。

漆黑的土地上，一个三十多岁的男人躺在那里，身下的地面竟然冒出几十支手臂，仿佛蔓草一样，紧紧束缚着他的身体，无论他怎么挣扎嘶吼，也无济于事，

一个黑衣人站在他的身前，冷冷地看着他：“赵阳，到了现在，你还不肯拿出来吗？”

名叫赵阳的男人瞪着他：“你休想。”

黑衣人冷笑：“你以为你不说，我就拿不到吗？给我搜！”

他命令一下，几十支手臂竟宛如有了生命一般，动了起来。几十只手纷纷钻进赵阳的衣服，细细搜索着，没有一处遗漏。

失去自由的赵阳只得任由那些手在自己的身体上摸来摸去，进进出出，毫无办法。

搜索很快结束了，却是一无所获。

黑衣人斥道：“一群笨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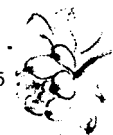
那些手臂竟似听懂了他的话，畏缩地颤了颤，软软地垂落。

黑衣人低下头，恶狠狠地对着赵阳：“你最好给我乖乖地交出来，否则，我就把你的骨头一根根拆开，把你的肉一块块儿撕碎，我就不信我找不到。”

赵阳咬着牙骂：“就算死我也不会交给你的，我赵阳能为三殿下死，是几世修来的福分，也请你转告四殿下，他们毕竟是亲兄弟，小心遭天谴！”

“既然如此，我就成全你……”

就在这时，他好像察觉了什么，慢慢直起了身体，然后转头，目光立刻对





上了云天梦。

他怔了怔，望着云天梦，有些疑惑：“你看得到我？”

怎么可能？

他明明已经用冥气将方圆五里之内完全隔绝，冥界之内，他可以任意让某处地界消失在人们的视线内，那么眼前少年的表情为什么好像看戏一样……

云天梦的眼中闪过一丝嘲弄：“装神弄鬼的，看着就讨厌。”

不过他对这些事情没有丝毫兴趣，耸了耸肩，准备转身走人。偏偏有人喜欢没事找事，四个白袍人逼近了云天梦，意图拦截。

黑衣人冷冷地开口了：“朋友，若是让你这么轻易走了，我冥幽一族，日后也别想在江湖上混了。”

云天梦连头都懒得回：“我警告你，别扯上我，否则后悔的一定是你。”

四个白袍人根本无视他的警告，不但没有后退，反而一齐伸出了手，指尖陡然冒出长长的漆黑的指甲，宛如尖锥一般，猛然间刺向云天梦。

可惜还没等四个白袍人的指甲碰到云天梦，就已经被一大股力量反弹出去，砰！砰！砰！砰！一个不少，全部被撞出老远，摔得个四脚朝天。四人狼狈不堪，哪还有刚才鬼气森森的模样？

云天梦很随意地说：“你们应该庆幸遇到的是现在的我，若是半年前，你们早已尸骨无存了。”

“你到底是什么人？”黑衣人吓了一跳。

云天梦“哼”了一声：“我的身份你不必知道，你只要明白我和你们是完全不同的人——当然我是高高在上，而你们则是最底层的那一类。”

黑衣人气得咬牙，却又知道眼前少年不好惹：“也罢，此事与你无关，我让你走！”

嗯！算他聪明！

云天梦懒懒地挪动脚步：“我走与不走，还用不着你来决定。”

倒在地上的赵阳突然趁机挣脱了束缚自己的手臂，仰头大笑，笑声中却透着无限的悲愤和苍凉：“三殿下，恕属下不能尽职，先去了！”然后他猛地抬起右手，拍向自己的天灵……

他知道已经无路可走，宁愿自尽，也不愿受辱。

就在他手就要碰到额头的时候，突然一片树叶好巧不巧地落在了他的手腕上，他只觉手臂一阵酥麻，便无力地垂下了。

同时间，一个清朗温和的声音随风传来：“何事不可寻，你却偏偏寻死，岂非无趣之极。”

随着声音，围绕身外的幽蓝气息好像被什么力量扯开一般，向两边退去。明媚的阳光重新渗入每个角落，山川明丽，云舞长天，一切都亮了起来。

黑衣人又惊又怒，转身望去，青山绿水之间，一个少年踏着青草而来，那人似有清风相随，一路行来，衣带飘飘，却又无法说出对他的印象，只觉入目的尽是空灵之气。

云天梦停住了脚步，俊美的面容现出一抹若有若无的笑意。

少年越来越近，一身青衫风尘仆仆，好像经过了长途跋涉，长发也没有细致地梳理，只是随意地松松地束在脑后，几缕发丝飞扬在他的眉心额角。

这样的穿着，若换在别人身上，必然显得又脏又乱，不修边幅，可是穿在他的身体上，却依然给人一种干干净净、清清爽爽的感觉，仿佛见到了楼外水天，满川烟雨。

黑衣人警觉地看着他：“你又是谁？”

“一个管闲事的人。”青衣少年微微地笑了，淡淡的笑容宛如见了烟雨江山，迷迷蒙蒙，却又分外地醉人。

黑衣人懊恼死了，今天是怎么了？一个深不可测的少年还不够，竟然又来了一个，貌似无害，却暗藏锋锐，甚至能轻易打破自己布置的冥气界，这种年龄竟然具有这种修为，难道他是……

黑衣人震惊地望着少年：“难道你是元元大师的……”



“你是个聪明人，还想动手吗？”少年气定神闲，不置可否。

黑衣人心里惊恐，自己的行动若是被元元大师知道，处境就不妙了？想到这儿，他毅然吩咐：“走！”

蓝气弥漫再散开，黑衣人与白袍人顿时消失不见……

地面冒出的手臂也在同时消失，赵阳无力地站起身，走向少年，深深施了一礼：“多谢公子救命之恩。”

少年微笑：“小事而已，你快去吧。”

“公子，以后我们还会见面的。”赵阳转身去了。

少年这才转头，面向云天梦。

少年凝视着云天梦，好久好久，才轻轻地走过去，跪落尘埃，头低低地垂下：“少爷，文天罪该万死。”

几分落寞，几分喜悦，云天梦伸出手去，紧紧地握着他的肩膀，好像叹息般地轻唤：“文天，好久不见了。”

原来少年就是天龙会文武尊侍中的文尊侍龙文天，也是云天梦的第一爱将，在天龙会中的地位，绝对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龙文天反握住云天梦的手，抬起头来，眼中已经盈满了湿意：“少爷，您瘦了很多。”

云天梦笑了：“天气热了，自然吃得就少了，倒是你，好像又长高了，快起来，让我看看。”

龙文天站起身，随着动作，一滴泪晃出他的眼，从他洁白如玉的脸庞上滑落，他又一次垂下了头：“若不是为了文天，少爷也不会……”

龙文天比谁都清楚，以云天梦的性情，怎么会在意那些世俗人眼中的珍宝，云天梦之所以如此热衷于争夺寒池玉莲，还不是为了提升他们十二兄弟的武术修为，可是阴差阳错，竟因此让少爷亲手毁了至爱之人，痛不欲生……

当他收到龙七的传信，心中之痛，再难形容，恨不得以身相代，得知云天梦因此心力交瘁，日渐消瘦，他才会万里迢迢地赶去南海……

龙文天凝神聚意，将右手横放心口，淡淡的红光起于他的手心，盈盈流转，渐渐凝成一朵深蓝色的火焰，跳荡闪烁，灼灼燃烧。火焰中央一朵浅紫色的小花冉冉升起，缓缓绽放，紫光流离，光华无限。

云天梦脸色突然变得非常难看：“火心兰！”

龙文天手托兰花，虔诚地递给云天梦：“少爷，忧思伤身，请您服下火心兰，以滋补亏损的心血。”

可是云天梦不但没有感激，反而勃然大怒：“你竟然去采火心兰！”

云天梦怎么能不生气呢？

火心兰确实是稀世珍宝，它生长于海底火山之内，必须有水与火两种精华同时滋养浇灌，才得以生成。因为水火无法共容，所以火心兰的生长条件绝对是万年难遇。传说中，只有南海某处海啸最多的地界，才出现过火心兰的踪迹。

更奇异的是，盛开的火心兰绝不能离开生长之地，否则，顷刻之间便会自燃，化为一堆灰烬。

南海距离这里万里之遥，文天手中的火心兰却未熄灭，那么只有一种可能，必是龙文天以自己的心血滋养着它，如此漫长的旅途，纵是龙文天修为再高，怕是也耗尽了心血精力，难怪他一身风尘，满眼风霜。

云天梦心里又疼又怒：“你想死吗？”

猛地一挥手，竟将龙文天千辛万苦采来的火心兰一掌打落，紫色的花瓣散入泥土，火焰在地上闪了几闪，渐渐熄灭。

龙文天默默地看着空空的手心，静静地说：“我会再去的……”说完他脸色一白，猛地吐出一口鲜血，身体软软地倒向地面。

“文天。”

云天梦心痛极了，连忙接住他的身体，此时的龙文天已经是气若游丝，惨白的面孔没有一丝血色，竟有气血衰竭之象。

为了维持火心兰的生命之火不灭，龙文天已经耗尽了心血……





可是，他几乎赔上性命才带回来的火心兰竟然被云天梦一掌打碎。他纵然了解云天梦的心意，又怎能无动于衷？

谁想，就在这时，散落地上的紫色花瓣竟然重新收拢、凝聚，淡淡的紫色薄雾中，出现一个手掌大小的女孩，精致的面孔，飘舞的衣裙，小小的火心兰花在她的眉心绽放。

她默默地凝视着昏迷中的龙文天，哀伤地说：“他心血损耗太重，若想完全恢复，至少要六七年的时间，现在只有一个办法，让他服下我的内丹，就可以很快恢复了。”

云天梦看到了她，若有所思：“你为什么这样做？”

他早已察觉到文天手中的火心兰灵气流转，原来竟已有了自己的意识，修成了人形。

女孩默默地垂下头：“这一路，若不是他用心血滋养，我早已灰飞烟灭，这是我唯一能为他做的。不过，也请你答应我一个请求，我失去内丹，也就失去形体，会化为一颗紫珠。请你将这颗紫珠交给他，让他随身携带，让我可以常伴在他身侧。”

云天梦明白了，一路同行，竟让火心兰对文天生出了情愫，才会舍身相救。

云天梦点了点头，盛开的火心兰开始旋转，紫色的花瓣一片片凋落，飞向龙文天的身体，慢慢渗入消失……

只余一颗紫色的宝珠躺进云天梦的手心，光华流转，无限美丽。

朦胧的意识仿佛进入昏昏醉醉的状态，弄不清方向，飘忽的神智，迷乱地跳跃着……

好像坐上了一只飘摆沉浮的小船，在宇宙中荡漾着，身心尽情地展开去……

没有月影，也没有星光，先是看到一派迷蒙的郊野，然后是黑夜中的

湖，湖光飘飘洒洒，浮漾万里，湖水浩浩荡荡地向他涌来，渐渐没过他的身体……

轻飘飘的身体突然有了重量，龙文天站起身，诧异地望着远方。

远处，隐隐约约间出现一圈圈粉白的光晕，缓缓地，从容不迫地接近、扩大，逐渐清晰。

风烟漫漫，时空邈远，绿水之上竟然盛开着一朵硕大无比的莲花。

花瓣洁白如玉，透着淡淡的粉色，清雅秀美，芬芳如蜜。

更加奇异的是，美丽的莲花中间，竟然坐着一个小女孩，手指着龙文天，笑得可开心了：“你怎么是男的？”

女孩长得极为可爱，嫩嫩白白的小脸蛋泛着淡淡的粉红色，圆圆的大眼睛清透见底，竟比夜晚的星空还要明亮，小小的嘴唇红润光泽，笑的时候，嘴角会慢慢地弯上去，新月一般，可爱得让人恨不能咬上一口。

龙文天也笑了：“我一直都是男的。”

女孩瞪着龙文天，上上下下，仔仔细细地瞧了个遍，才吃惊地说：“你不是花精，却怎么有火心兰花的气息呢？”

龙文天有些明白了：“我一路带着火心兰，身上有兰花的气息也不奇怪，原来你以为我是火心兰。”

女孩子不满地撇着嘴：“我不管，我好不容易才召唤到你，你不许走，要陪我玩。”

龙文天看着女孩子粉嫩粉嫩的小脸，心里喜欢极了，情不自禁地蹲下身体，坐在她的旁边：“好呀，反正我也不知道怎么回去，就陪你好了。”

女孩子笑着滚进龙文天的怀里，小脸在他的衣服上蹭来蹭去：“嘻嘻，你当然回不去，你现在是在梦里，梦醒了，才能回去。”

“梦里？”

龙文天恍然大悟，拥着怀中娇娇软软的女孩，淡淡的清香环绕身边，清风徐徐，几行洁白的鹭鸟慢慢掠过含烟沁翠的湖面，果然美好得不似真实。



“可惜空中少了星星……”龙文天有些遗憾。

女孩歪着头想了想，突然俯下身体，捧起满手的湖水，又轻轻散开手指，湖水沿着她的指尖流泻，点点滴滴，水光荡漾，竟慢慢散飞，飘向夜空，化为繁星点点，闪烁在无边无际的宇宙中。

“好不好看？”女孩期盼地问。

龙文天怔怔地凝望夜空，好久好久，才低下头凝视女孩：“谢谢你。”

女孩笑了，她笑得那么开心，那么满足，好像刚刚完成了一件很伟大的事情，星光映闪在她的眼睛里，跳荡着，流转着，美丽得恍如虚幻。

龙文天看得痴了，情不自禁地伸出双手，捧起她的小脸：“可不可以告诉我，你叫什么名字？”

女孩俏皮地皱皱鼻子：“名字？哦，想起来了，老和尚说我叫怜儿。”

怜儿？

好熟悉的名？

突然，耳边竟然响起一声声呼唤：“文天，文天！”

是少爷的声音。

龙文天一惊，脚下突然产生一股力量，将他拽向深处。

女孩慌了，要去拉龙文天的手：“别走，再玩一会儿。”

可是龙文天已经身不由己，仿佛有一个巨大的漩涡在脚底，将他渐渐淹没。

女孩留给他的最后印象是一张气恼的面孔，依然那么可爱……

“文哥，你终于醒了。”

龙文天刚刚睁开眼睛，就被一双坚实的手臂狠狠抱住了，龙文天忍不住呻吟一声：“七弟，你轻一些。”

那人连忙松手，他古铜色肌肤，几丝柔软的头发覆着宽阔的额头，一双眼睛又黑又亮，光彩流动，红红的嘴唇圆润有型，两边微微翘起，一副神采飞扬

的样子，不是龙七是谁？

不过，此时的他虽然在笑，眼睛却红红的，湿湿的，好像哭过的样子。

龙文天笑话他：“多大了，还哭鼻子。”

龙七连忙擦了擦眼睛：“我……眼睛迷了。”好拙劣的借口！

“文天，感觉好一些了吗？”

原来云天梦也一直站在床头，只是不像龙七那么激动。

“少爷！”

龙文天要坐起来，却被云天梦按了回去：“你身体刚刚复原，还是躺着吧。”

龙文天有些疑惑：“发生了什么事？我怎么了？”

“你还敢问？”云天梦恼怒地骂，“你若是再敢跑去南海采什么火心兰，我就直接把你丢进鹰愁涧里喂鳄鱼。”

扑哧！

龙七忍不住笑：“少爷，鹰愁涧没有鳄鱼，只有狮……”

云天梦狠狠地瞪他一眼：“我让你说话了吗？”

龙七脑袋一缩，乖乖闭嘴，却偷偷给龙文天做了个鬼脸。

龙文天好笑地抿抿干涩的嘴唇，龙七连忙端过来一碗热汤：“喝点汤吧，补身体的，我来喂你。”

龙文天摇摇头：“我自己来吧！”

他坐起身体，接过热汤，慢慢喝了起来。

火心兰的内丹果然神奇，只是一夜功夫，龙文天的脸色竟已恢复了红润。

龙文天喝汤的时候，竟发现手腕上戴了一颗紫色宝珠，光华流转，香气四溢，他正疑惑，云天梦已经为他解释：“这是我无意中得来的，可以养心安神，你戴着它吧。”

龙文天一边抚摸紫珠，一边向云天梦道谢。

